

永恆而寧靜的對話

— 評張明發的「緣起緣滅」

匆忙走過四十二個歲月，張明發的生命却十分真摯而熱烈。他將生命跡痕深深的鏤刻在作品中，他的藝術一直繞著“生命”這個永恆而難解的課題上打轉，每一件作品幾乎都是他對人生的詰問與嘆息。

文／陳水財



● 《凹凸之間》 1999 加拿大松木 105×15×40cm



● 《天外天》1998 泰國柚木 51×51×64cm

1999年即以“生命對話”作為創作的主题，張明發以年輕的生命經驗碰觸這個千古難題，難怪他隨時都行色匆匆，眉宇深鎖。生命情境向來流變不羈，生命狀態也漫無形式，因此直指“生命”本質的藝術探究，往往讓人陷入了思慮的深淵中；而他藝術中的“形”，也就如同生命情狀一般，呈現出一種“莫可名狀”的意味。

解讀張明發的藝術，全在他所形塑的“神秘團塊”中。他的作品儘管有各種不同的題材，但最後都凝結成一團塊狀的形體，既單純、寧靜，也晦澀、曖昧。道家論及宇宙生成時提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，認為天地初生，宇宙是如我們生命一般的有機體，老子稱之為“無狀之狀，無名之名”。道家此“物”，與張明發的“神秘團塊”有幾分相似，而這正是他耗盡全部心神，竭力窺探的原生奧秘。雖然從作品的題材來看，大半均是影射他身邊的人物，但從作品的表現上看來，“生命的奧秘”才是他真正的創作焦點。在

張明發的創作自述中，處處糾結著老莊、佛學之對“生、死”的形上思維，也時時出現以“有限逐無限”之對生命現況的焦慮感喟，更能真切的看到他的核心課題。

換言之，張明發的藝術主题指向了無處不在、無窮無盡、無可名狀的生命本體，並體現在他的“無名團塊”中。這些團塊，一個個彷彿都是正在孕育中的生命體，外表緊緊裹著一層胎衣，五官、肢體尚未分化，隨著天地的韻時緩緩蠕動著；我們可以在其中察覺到生命體的胸腔起伏，可以聽見一種來自「塊體」深處的喘息聲。張明發對生命傾聽、思索，他的釜鑿在思維與材料之間猶疑穿梭，隨緣起滅，一切似乎都是當下的。他的“神秘團塊”既是“有物混成”的“原初狀態”，也像坐臥千年的風霜古佛，釋放出源源不絕的生命訊息，意蘊深沉，更具有史詩般的朦朧境地。

張明發的藝術一直遊走在「極簡」與精練之間。精練，在於他與作品之間反復對話，心靈與物質間不斷揣摩淬礪，現實被淨化、生命脫胎；「極簡」，則是回應現代主義的一種文化思索。他的“生命塊體”雖緣於生活感受，卻又無關人世紛擾；他的簡練造形，卻除人間火氣，卻又充滿了張力。張明發以“生命思索”鎔鑄物質與心靈的對立，並以之寄託他的人文省思與當下關懷。由於對生命的深刻思索，他的“塊體”也有一根臍帶和我們緊緊相連，並在生命中的某處以幽微的音調和我們互通聲息。

作為一個藝術家，張明發負荷沉重，許多以「生滅」為題的作品頗能表露他對“死生亦大矣”的感懷。洗鍊凝聚的形體、薰黑蒼茫的局部、起伏喘息的表面，單純靜穆，也悽愴寂寥。靜觀他的作品，在一片無邊無際的茫然寂靜中，充斥著某種熟悉的氛圍，似乎為遊蕩的靈魂塑造了一個可以安住的歸處。

回顧他整個創作歷程，隱身在藝術中的張明發，仍然深刻而真實。緣起緣滅，我寧願相信，張明發在經歷了四十二年的人間風雨之後，又回歸生命的原初狀態，再次與他的藝術作一場永恆而寧靜的對話。■



● 《對話—2》1998 桃花心木 59×88×263cm